

八千鸟^{*}

玄者成鱼

一

遇见严池是在七月。

具体哪一个年份的七月，我忘记了。年少的日子过得如蔓延无度的洪水，因为无法超生，所以逼迫自己快速地丢弃。

但我记得那是七月的某一天，因为七月的天空总是绽开如一朵肆无忌惮的玫瑰，充满着天真和残酷的气息。

不管是在哪一年，不管是十年前、十七年前，还是，我没有降临到这个世界之前，所有我看过的描

^{*}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009024002/https://tieba.baidu.com/p/6344064717>

写七月的书籍，都是这么说的。

那是七月的某一天，具体是哪一天，我当然也忘掉了。因为那一天和那个暑假的任何一天没有任何不同。

我起床、刷牙洗脸、吃早饭、上街，然后一抬头，看到一个小小的招牌，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——八千鸟。

必须承认我是冲着这个名字走进去的。像我这样的未成年人，本就不应该进酒吧。但是“八千鸟”这个名字吸引了我，为什么不是九千鸟呢？我一下子陷入这个问题里面。

“八千鸟”是一个音乐酒吧。在那个七月的黄昏，酒吧里飘着紫罗兰般的香气，不知为什么，这种香气像一连串子弹轰然击中了我，让我无法用正常的语言去描述那个酒吧的模样。

因为在香气中，酒吧里的一切都是漂浮着的，仿佛蒙着一层晶蓝色的水雾，我开始恍惚，恍惚中竟

然听到了飞鸟扑打翅膀的声音，我不由自主地仰头，在黑色岩石般的天花板上，果然飞着无数只蓝色的鸟儿，随着酒吧里的音乐鼓点微微震抖。

“是八千只吗？”我问。

“是啊。”他笑着，从一个酒台后面走出来，“不多不少，正好八千只。”

“为什么不是九千只呢？”

“因为折到第八千只的时候，这种纸张就卖光了。”

这真是一个好理由。他也是一个好老板。穿洒脱的深灰色休闲装，微卷的栗色头发，高大，瘦，脸色苍白。他是无数文艺作品里的男主角，有一个忧郁的名字，但是我不记得了。

所以，我干脆用“老板”来代替称呼他。

但是“严池”这个名字，却是代替不了的。严是严格的严，池是池塘的池，两个普普通通的字组合在一起，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名字和人之间，也应该存在某种磁场，彼此吸引，或者排斥，就如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一样吧。

严池走进来，并没有什么特别，他推开那扇小小的木门走进来，穿蓝色的衬衣，斜背着一把深红色的木吉他，吉他上落满了那天黄昏的彩霞，可能因为这样的彩霞太过于灿烂，我不由得眯了眯眼睛，然后看到命运的幕布缓缓拉开。

二

很长一段日子里，严池每天黄昏都在驻唱台上唱歌。他唱歌的时候，双手紧紧握住话筒，略略偏着头，表情似有无限悲悯。

在我看来，那些歌的曲调老了点，但他的声音是年轻的，有些音甚至唱得稚嫩，与他的表情如此不

符，却仿佛有着穿透时空的力量。

对我来说，这就足够了。哪怕两个小时之后，他就会背着那把深红色的木吉他，匆匆消失在酒吧的后门，去赶下一场演出。

每天，我都坐在酒吧的一角，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，静静地从黄昏听到夜幕渐沉。严池却从未注意到我——这个坐在台下听他唱歌的女孩。

这个女孩也和他同样的年轻，也和他同样喜欢喝菩提水，也和他同样喜欢穿水蓝色的衬衣，也和他同样沉浸在每一个飘扬的音符之中。

可是，他竟然从来没有注意到我。哪怕有几次，在酒吧里的客人寥寥无几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把目光投向我一次。

我有些失望，也有些不甘心，终于有一天演出结束后，我忍不住向老板打听他的情况。没错，我不敢直接走上驻唱台，问那个沉醉在音乐里的年轻人——

——哪怕只是一个粉丝，也有自己的羞涩和骄傲，不是么？

老板站在酒台后面，叮叮当当地调酒，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。

我开门见山：“告诉我那个歌手的事吧！”

他的笑倏地消失了，眼神却如一片轻柔的羽毛，缓慢地落到我的身上，我伸手将羽毛弹开，他轻轻地开口说：“你答应过只会安静地坐在那里听歌，我才让你进来。”又看了看表，“你也答应过我九点之前一定会离开这儿。”

“半个小时之后我一定到家，我只是想更了解他一点。”我极力解释着，“我喜欢他的歌。”

老板叹了口气，若有似无：“我让你进来真是一个错误，你真是一个难缠的小姑娘。”

我毫不退却地笑了：“也许一直都是。”

老板看着我，他的眼神淡得要化掉，因为淡，所以捉摸不定，所以神秘又忧伤。

良久，他终于说：“他叫严池，是附近大学的学生，家境不好，来我这里驻唱打工挣学费，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。”

严池！他真的叫做严池！严格的严，池塘的池。为什么我会在他推门进来的一瞬间，就知道是这两个字构成了他的名字呢？

就好像，知道杯子叫做杯子，窗户叫做窗户，天空叫做天空一样简单自然。

如果这世上所有的故事，都这样简单自然，该有多好啊！

三

那天，我像往常一样，在九点半之前赶回了家

。

客厅里亮着灯，冷气开得很足，爸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对我的夜归并不介意。

似乎从来都是这样，我做任何事情，他们都不会过多干涉，还美其名曰“相信我”。的确，一个像我这样的好学生是没有胆子走弯路的。

最多，我只会在午夜万籁俱寂的时刻，打开小说本，将那些得了奖无人分享的喜悦，跌倒后独自爬起的疼痛，寂寞时无处投递的心情，遇到美好事物时隐秘的激动，沉默地付诸于一个个虚构的故事。

可是，就连这样的倾诉，也越来越少了。难道长大，竟意味着与这个世界，越来越无话可说？

望着空空如也的小说本，我苦笑一声，曾经还以为自己是个文学天才呢，渐渐才明白，期望自己不平凡，这本身，就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想法了。

卧室的房门轻微地动了一下，我惊警地将日记本“啪”地合上。回过头去，妈妈有点尴尬地望着我：“我看看你睡了没有。”

“马上睡！”我歉意地笑笑，为自己的失控感到一丝不安。乖孩子的面具戴得久了，连面对最亲的人，也不知如何才能卸下。

妈妈了然地点点头，退了出去，顺带帮我关上了门：“那你早点休息。”

一时间，我有些沮丧，难道她从不好奇我在写些什么？莫非她以为我在练习作文？

撇撇嘴，我将注意力转移到书桌上来，却发现刚刚合上小说本时动作过大，振动的气流将本子里夹着的一张照片甩了出来。

我好奇地翻过来，脑子里“轰”然一响——怎么，怎么会是他？！

照片上的严池，穿着白色的长大衣，站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，用我无比熟悉的姿势握着话筒，成就一个张口欲唱的表情。

真的是严池吗？我几乎要把那张照片看出一个洞：他的头发似乎比现在长，额发垂下来遮住眼睛，看不清那其中深藏的奥秘。

为什么我会有一张照片？明明才认识他不久

第二天黄昏，满怀疑问的我，依旧去了“八千鸟”，却在看到严池走上驻场台时，蓦地止步。

再次胆怯了，我注定只能窝在小小的角落，手里捏着那张莫名的照片，听他像一架不知疲倦的点唱机，久久唱下去。

他今天唱了自己写的歌。那首歌的旋律十分特别，似银瀑四溅，又如海潮汹涌，从悬崖峭壁到寒潭深渊，一路跌宕起伏，让人止不住地跟随。

就在这样的歌声里，我坐着，渐渐忘记了翩跹的时光，忘记了那些走远了的过往，忘记了曾经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爱过的人，也忘记了那张照片带来的惊惑。

“他的声音，有一种魔力。”我对老板说。在这个酒吧里，我只同老板一人交谈。就像只听严池一人唱歌一样。其他来来去去的客人和歌手，如同浮云，轻轻一吹，就散了。

老板说：“这种魔力可能只对你一个人有效。严池并不是我们这里最好的驻唱歌手，他太年轻。”

老板的话也许是对的。客人对他的热情并不高。他们在歌声中聊天、说笑。

对他们来说，严池只是一段背景，是他们放松休闲的一幅无足轻重的背景。如果对碧海蓝天厌烦了，可以随时换上另一张青山绿水的画面。

我想严池是不在乎的。我希望他不在乎。既然为了生活，来到这种地方唱歌，就不要计较别人的视若无睹和嗤之以鼻。否则，会很痛苦、很矛盾。

我听说，人生本来就有太多矛盾和痛苦的事情，但是，至少在这里，在“八千鸟”，我希望他快乐些。

如果他知道，有一个人这样喜欢和关注他的声音、他的音乐，是否，他会快乐些？

可惜，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，他并没有注意到我。

四

那之后的一个晚上，“八千鸟”发生了一点小动荡。一个喝醉了酒的客人，一定要驻唱歌手唱一首难度很高但曲调很俗的老歌。

那时，在台上驻唱的是一个叫极雪儿的女歌手

，她对这种俗气的歌曲鄙夷不屑，坚持不唱。客人便打碎了酒瓶，叫嚣着开始闹事。

老板连忙出面调解，却也束手无策。客人一定要点那首歌，极雪儿哭诉他是故意刁难，双方僵持不下。

正在老板束手无策之际，驻唱台边响起一个声音，淡淡的，慵懒的，无谓的，严池从备椅上站起来，拨弄了几下吉他，说：“我来唱吧。她今天唱了很多歌，嗓子有点哑了。”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他说话的声音，原来他说话的声音这样散漫清淡，像一阵抓不住的风，从我耳边飘过。

老板趁机打圆场说：“是啊是啊，就让严池唱吧。他对这首歌很熟悉，极雪儿今天唱得太多了，您就放她一马吧。”

那个油光满面的客人从鼻子里哼了两声，坐下来，算是默认了。

严池便上台唱，很高的音调，可笑的歌词，这首歌一点都不适合他。他唱得很吃力，脖子上的青筋都暴出来。

底下的客人却极尽喧哗之能事。极雪儿抱着双臂冷冷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，她有一双清高的眼睛，可是严池的傲骨和才华，难道会比她少一分吗？

我的血液慢慢沸腾起来，一股克制不住的冲动支配了我，就在那一瞬，我几乎要冲上去代替他唱！

但同时，一双沉稳有力的手稳稳地压在我的肩上，又把我压回座位。

是老板。他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要上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争辩着，“那首歌我也会，我也能唱好。”

“我没有钱付你酬劳。”他笑了，但是他的眼

睛里是一层迷朦的光，让人隐隐地害怕。

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向温和的老板，此时却仿佛换了一个人，他的身体里蕴藏着一种巨大的不容置疑的力量，我无法挣扎，更无法违背他的意思。

也许，他是对的。

一曲终了，严池微微地颌首下台，我看到他的额头闪着晶亮的汗珠。

“他是一个性格很好的年轻人。”老板突然开口，“其他歌手不愿唱的歌，他愿意唱，替我解围。”

我没有接话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严池就是这样子的，虽然我也不知道这印象从何而来。

“你也是一个很好的小姑娘。”老板话锋一转，竟然提到我。

“所以，我才让你进我的酒吧里来。”他说。但是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

“这是缘分吧，或者说是命运的安排。”老板语气幽幽，“可是，我不知道对你来说，这样的安排好不好。”

心里突然涌上一种说不清的酸涩，我望了望老板的脸，他微皱的眉头仿佛深锁着一个秘密。

五

后来的几个晚上，一如既往。我却敏锐地感觉到严池有哪里不一样了。他依旧是不动声色地低着头摆弄吉他，清冽的旋律流泻出来，他的声音里，却藏着一种压抑。

我偷偷地跑去问老板。他告诉我说，严池写的又一首曲子，被唱片公司毙掉了。

“谁不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呢？可是，既要迎

合市场，又要坚持自我，实在是太难了。”老板在为严池抱不平，“严池有才华，可是，如果不愿妥协，就只能一直等待伯乐。”

看不到希望的前路，还能一直走下去吗？我的心收紧了，如果他从此不唱了，我也不应该有任何怨言。

他们说，在这个现实而残酷的世界里，信仰、梦想、感情，被抛弃、被放弃什么的，难道不是常有的事吗？

但严池并没有。

他夜夜唱下去，不知疲倦。

他的声音，一天比一天沉郁、深切、动人，仿佛一个漩涡，让人无法自拔，只能一路深陷，直至灭顶。

时间走得如此之快，我非常害怕，害怕这个夏

天过去得如同从前所有的夏天一样那么快，害怕严池会像从前我所有的偶像一样，一夕忽老。

此时，他还那么年轻，这是他年轻的时光，我站在年轻的不染风尘的他的面前，听他年轻的声音充满激情的歌唱，这仿佛就是一场梦，我害怕梦醒得太快，一切都来不及。

七月，转眼就过去了，我和严池却依旧没有任何交集，反而和老板的谈话越来越多。

老板其实是一个神秘又有趣的人，知道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，常常把人逗笑。他不喜欢我叫他“老板”，常常自称为“摆渡人”。

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称呼自己，他笑而不答。我又问他有关“八千鸟”的问题，第一次见面，他说是纸张用光了的缘故，可这是太牵强的理由。

“其实这与一个传说有关。”禁不住我的一再

询问，他终于开口。

“什么传说？”我很有兴趣。

“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人类没有出现之前，万物之间是没有距离的。因为宇宙之神亲手做成了八千只蓝色的鸟儿。

这些鸟儿实际上是时空鸟，能够用翅膀搭成通过时空之河的桥梁。有了八千鸟，所有生灵都能够随心所欲地前往任何空间与任何时间的交叉点。

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史前期，没有了时空的阻隔，任何生物都感受不到孤独。

后来，人类诞生了。人类的欲望太多，而执念也太强，他们为了一点点小事就滥用八千鸟，让每只鸟儿都不堪重负。

终于有一天，八千鸟叛逃了，她们飞越迷雾森林，从此销声匿迹。失去了八千鸟，时空的大河再次

阻隔于众生之间……

而世界，就变成了你所知道的这个样子。”

“所以，你的酒吧叫‘八千鸟’，是想重新摆渡在时空中徘徊不定的相聚的愿望吗？”我笑着，心中却升起隐隐的不安。

“是这样的，让亲人不再分离，朋友能够聚首……不过……”他话锋一转，“这只是传说而已。你相信吗？”

“相信什么？”我明知故问。

他望着我，眼睛里是一层迷蒙的光，那欲言又止的表情，在变幻的灯光下，显得暧昧而可疑。

我感觉到一种不平常的东西正在慢慢滋生，一时间害怕起来，连忙岔开了话题：“严池要驻唱到什么时候？他开学之后还会来吗？”

“说不准了。时候到了，该结束的必然会结束

。”

这句话真让人沉默。

老板却突然说：“既然你这么想认识他，又不敢直接走到他的面前，为什么不采取迂回点的方式呢？”

“比如呢？”好像又有一点希望从沉默中升起

他指了指头顶，那里，八千只鸟儿熠熠生辉。

六

得到了老板的指点，我开始给严池写信。将天花板上的鸟儿取下来，可以将支言片语写在她的翅膀上，再重新挂上去。

这种方式简直匪夷所思，可老板非常肯定地说，严池会收到的。

我相信了他。没有缘由的，就好像我没有缘由地走进了这间叫“八千鸟”的酒吧一样。

可是写什么呢？拿笔的手都微微发抖。

我写：“严池你好，我很喜欢你的歌。”太直白了，擦掉重来。

又写：“严池你好，你的歌唱得真好，我会永远支持你。”太俗气了，像一个傻乎乎的歌迷，擦掉重来。

再写：“严池你好，你注意过我吗？我一直在某个角落默默关注着你。”天啊，太恶心了。擦掉擦掉。

我不知道写什么了，任何话语都显得那么矫情多余。纸鸟温柔地立在我的手心，但她却无法替我承载一言一语。

踌躇太久，以至于最后落到翅膀上的诗句，已

经沾满了历史的风霜——“不惜歌者苦，但伤知音稀”。

这是《古诗十九首》中《西北有高楼》中的一句。他会懂得的吧，从来都是千金易得，知己难求，千百年前如此，千百年后亦然。

古往今来的人们慷慨以歌，也许求的，并不是出名，并不是得利，而只是一个相通的灵魂。

我不知道严池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些字。他唱歌的时候总是略略偏着头，从不向头顶上望，我想他也从不知道“八千鸟”的传说，也许我要等待很久。

可出乎意料，当天晚上他就发现了。演出完毕之后，老板对他耳语一句，他便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将鸟儿取了下来，小心翼翼地展开来，低头去读。

我傻傻地坐在那里，死死地盯着他的表情。

但是我的眼前一片模糊，使劲揉了揉眼睛，却

还是看不清楚。

连中考都没有这么紧张过。

他在另一只纸鸟上给我回信，老板转交给我，他写道：“你是谁呢？我是否见过你？”

严池是否见过我呢？我不知道，他的目光还是一次也没有落到我身上，我也没有勇气走上前去自我介绍，但我想，总有一天他会见到我的。

从那以后，我在纸鸟上的落款全部都是三个字：八千鸟。我希望自己可以像这些时空鸟一样，能让我们之间没有阻隔。

那些日子，是我所能记得的，最美好的一段时光。我们通过八千只纸鸟交流。这是唯一的方式，唯一的交集，在我看来，也是最好的。

我们渐渐地熟悉起来，纸翅上的熟悉，没有负

担，没有顾虑，更能随心所欲地沟通。

我们无话不说，甚至谈到“爱与死亡”这样的终极话题，我从来不会对任何人提起。因为同学朋友只会觉得我故作姿态，而老师家长则会认为我没事找事想太多。

但是他很认真地回答了我：“我觉得爱和死亡只有一个相通之处，那就是她们都是永恒而不可抗拒的，我一直希望能用自己的音乐诠释她们。”

他用“她们”这个字眼，和我的习惯一样。

我们有太多相同的地方。比如都喜欢喝菩提水，都喜欢穿水蓝色衬衫，都喜欢沉浸在飘扬的音符中

但我们却是不相识的。

终于有一天，他问我：“你在哪里呢？如果可以，我们见面吧！”

这是一个太难的问题。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轻

轻捧着那只纸鸟，我彻彻底底地迷失了方向。

于是没有回答。

第二天，他在纸鸟上写：“这个要求太唐突了是吗？对不起，只是我要离开这里了，所以想见你一面。”

他要离开了吗？这么快？我如遭雷击，这些日子恍若南柯一梦，梦醒后才惊觉夏天已经走到尽头。

七

严池要离开“八千鸟”是不容置疑的事情了。

老板告诉我，虽然上次他的曲子被唱片公司高层毙掉了，但却有幸获得了一个有名的制作人的青睐，制作人签下了他，也许他很快就可以发第一支单曲

我由衷地为严池高兴，因为他值得。

但失落却不可避免，得知消息的那晚，回家后，我再次打开了小说本，望着淡蓝色的格子线，一种很迫切的渴望迅速地从脚底攀爬上来，我拿起笔，突然想写一个新的故事。

没有读者，没有关系；被退稿、被忽视、被嘲笑异想天开，也没有关系。

严池，不也这样一天天继续唱下去了么？如果，严池能读到这篇没有读者的小说，我内心的空洞是否就能小一些？

我奋笔疾书，那张被揉捏过度的严池的照片就放在一旁，他穿着白色的大衣，额发垂下来，遮住眼睛，遮住不能言说的奥秘。

我写得太入神，以至于连妈妈走进来给我送一杯牛奶都没发觉，直到，直到她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“原来你还在喜欢他呀？我还以为你已经有了新偶像了。”

我一惊，手中的笔滑落下来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妈妈指了指那张照片：“这不是严池吗？我记得你刚上初中就喜欢他的歌了，那时有同学笑你喜欢这么老的歌手，你回家后还大发脾气呢！”

“老？”不知为什么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不自觉地颤抖。

“对啊，”妈妈奇怪地看着我，“这不是你说的嘛，那会儿他不就已经快四十了吗？”

可是，我明明刚刚还见过他——二十岁的他。

脑中一直被拧紧的水龙头突然爆开，哗哗涌流的疑问和猜想，堵得我不能呼吸：为什么严池从来没有注意到我，连看了纸条之后也没有发现我，我却第一次见到他就知道他的名字，还拥有他的照片？

为什么除了老板，从来没有人和我说过一句话？为什么老板要自称“摆渡人”？为什么老板要给我

讲那个传说？难道，难道——

这个猜想的力量如此强大，明知很荒谬，我却怎么也抵抗不了。

我想只有一个人，能回答我的问题。

再次来到“八千鸟”，我已经平静下来。无论如何，我需要一个答案。

老板见到我，什么也没说，先把一只纸鸟递给了我。

我打开来，是严池熟悉的字迹。他写道：“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驻唱，也许以后不再有机会见到你了。

但我会一直记得那一天，1992年7月16日，你的纸鸟奇迹般出现在我的手心，你写给我一句话，用了一句美丽的古诗。”

1992年7月16日——我盯着这行数字看了很久，盯到眼睛发酸，有泪掉下来，然后我抬起头来，对老板说：“我记得今天是2011年7月16日。”

老板望着我，眼底似有怜惜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再瞒你了。没错，这个酒吧和你的世界不是同一个时空。我们只是穿梭停留在了这里。我们的时间，还是十九年前。”

“还记得那个传说吗？‘八千鸟’消失之后，为了平息万物恐慌，神便创造了这个酒吧，负责摆渡时空之河两岸真挚的愿望。

但不是每一个生灵都有机会穿梭时空，我或者酒吧本身，会选择有缘的人，吸引他们进入酒吧，为他们倒转时空，帮助他们实现心底的夙愿。你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”

“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让我进来？”我咬紧下

唇，不让她发抖。

“你是一个聪明但孤独的小姑娘，渴望有人理解，也想要了解别人。严池的歌，深深打动了你，你觉得，在这样的音乐共鸣中，你们是平等的。

他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偶像，你也不是一个泯然于众人的小粉丝。你一直如此期望着，所以，‘八千鸟’给了你这个机会。”老板停了停，似乎在给我时间思考，“但是现在，你后悔了吗？”

后悔吗？后悔走进这个酒吧？在这个七月的黄昏？当然不！

我一直想捕捉到严池年轻时的时光，我一直想与他成为灵魂中的朋友、知己，哪怕只是一瞬间，哪怕实现得如此不可思议，哪怕之后一切成空，我也不会后悔。

“小姑娘，‘八千鸟’的规则是，如果当事人要求，任务结束之后我可以帮你忘掉这一切，你需要吗？”老板还是那样看着我，眼睛里蒙着一层薄薄的

雾气，我终于知道，那雾气里包裹着什么秘密。

这秘密，让我终于不再平凡。我要带着这段时间的记忆，离开这里，离开他所在的时空，开始自己的生活，但我没有任何遗憾。

八

这是严池在“八千鸟”驻唱的最后一晚，也是我们在这场时空游戏中的最后一晚。

他站在驻唱台上唱了整夜，深澈如海水的声音淹没了“八千鸟”的每一个角落，俘虏了每一位客人

这是他唱得最好的一次。每唱完一首，掌声经久不息，这是感谢，也是鼓励——美好的东西，终有一天会获得认同的吧！

最后一首歌。酒吧的灯光突然全部暗下来，只有一束清蓝的光打在严池的身上，他的水蓝色衬衣泛起梦幻般的色彩，让整个人如在天空深处般圣洁冷峻

他说，那么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下面这首歌，送给一个名叫八千鸟的女孩。”

他开始唱，双手紧紧地握住话筒，略略偏着头，额前的头发垂下来，遮住了眼睛。这个表情，我如此熟悉，看过千遍万遍。

我哭了，但是我知道，在他的世界里，我的眼泪是无声的，所以可以更加放肆地大哭，直到哭声淹没那首他缱绻而唱着的，古老的诗歌：

“……

清商随风发，中曲正徘徊。

一弹再三叹，慷慨有馀哀。

不惜歌者苦，但伤知音稀

.....”

十二点的钟声响起，童话结束了。

酒吧里如此安静，客人都已经离开，包括老板。
我感激他，给我这个最后的机会。

严池在收拾乐器。他的动作轻柔缓慢，如水流
我知道他看不见我。

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，我这么勇敢地走到他的面前，去向年轻的他告别，去向那些年轻的时光告别

然后，我把最后一只纸鸟轻轻放在酒桌上，转身
飞跑出了那个酒吧，跑出了他的世界。

我不敢停留，怕稍一停留，就忍不住热泪奔流

那只纸鸟上写着：“虽然我们的世界是不同的，但
我们的灵魂是相通的。我会一直在。”

我想，他一定能够懂得。

从此，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叫做“八千鸟”的酒吧。我不知道她穿梭到了哪个时空，也不知道她又一次摆渡了哪些愿望。但是，我仍然能够看到严池。

在那些大大小小的电视屏幕上，在那些流光溢彩的舞台上。他唱歌的时候，双手仍旧紧紧地握住话筒，略略偏着头，是无限悲悯的表情。

他瘦了，成熟了，稳重了，那些年轻的充满梦幻与激情的日子已经远去，声音也慢慢脱离了稚嫩，却仍旧有着穿透时空的力量。

对我来说，这一切就足够了。